

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 | 主编 蒋竹山

BENJAMIN SCHMIDT

Inventing Exoticism

GEOGRAPHY, GLOBALISM
AND EUROPE'S
EARLY MODERN WORLD



设计异国格调

地理、全球化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世界

[美] 本杰明·施密特 著

吴莉苇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 | 主编 蒋竹山

BENJAMIN SCHMIDT

Inventing Exoticism

GEOGRAPHY, GLOBALISM,
AND EUROPE'S EARLY MODERN WORLD

设计异国格调

地理、全球化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世界

[美] 本杰明·施密特 著

吴莉苇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设计异国格调: 地理、全球化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世界 /

(美) 本杰明·施密特著; 吴莉苇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0.4

书名原文:

Inventing Exoticism: Geography, Globalism, and Europe's Early Modern World

ISBN 978-7-5008-7334-1

I. ①设… II. ①本… ②吴… III. ①文化地理学—欧洲 IV. ①K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03579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5344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None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设计异国格调: 地理、全球化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世界

出版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董虹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印制管理中心)
(010) 62004005 (万川文化项目组)

发行热线 (010) 62005996 82029051

经销 各地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3.75

彩插印张 0.5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管理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异域之旅差不多总是兴高采烈的旅程,这一趟也不例外。它把我带到各类珍稀书籍图书馆,带到博物馆画廊与仓库,带到地图及印本藏品的展示厅与后院,也带到许多难忘的工作坊和会议。整个旅行包含数不清的友好之举,所以我很感激文学界—学界的约定礼节,让我能感谢所有那些人,他们令该计划成为一场智识上和其他方面的奇妙经历。

该计划的思路包括研究成果及撰写成果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三个要点,出于便利而着落在进程的开始、中间和结尾。本书主要的主题和大纲是在普林斯顿高研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近乎完美的一年间形成概念,研究所提供了理想的思考环境,还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同事一起思考。感谢与我共度那一年的优秀学者群的知识友情和有力反馈(还有招待我们的那些教员),包括彼得·阿尔内德(Peter Arnade)、赫尔曼·班尼特(Herman Bennett)、马里奥·比亚焦利(Mario Biagioli)、乔纳森·伊斯雷尔(Johathan Israel)、理查德·卡根(Richard Kagan)、迈克尔·拉克纳尔(Michael Lackner)、马莎·纽曼(Martha Newman)和海因里希·冯·施塔登(Heinrich von Staden)。我也同样感激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它以弗雷德里克·布克哈特奖学金

(Frederick Burkhardt Fellowship)资助了这一年。这段时间关于文本、地图和图像——如我开始想到的,是二维资料——的先期工作令我理解到我需要更仔细地考虑三维物品、媒介和物质文化,而且我无比幸运地得以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从事这件事。该博物馆有着无与伦比的物品收藏及管理员,提供了我所能希望的最可行的对装饰艺术的沉浸。我对那一年间同事们的耐心与慷慨深表感激,在我力图学会如何通过物品思考期间,他们处理了无数问题并无数次动用管理者的纵容。他们是格伦·亚当森(Glenn Adamson)、玛尔塔·阿吉玛(Marta Ajmar)、克里斯·布雷沃德(Chris Breward)、理查德·切基茨(Richard Checketts)、克里斯蒂娜·古兹(Christine Guth)、安娜·杰克逊(Anna Jackson)、科尔丝汀·肯尼迪(Kirstin Kennedy)、伊桑·拉瑟(Ethan Lasser)、雷诺·莱福克斯(Reino Leifkes)、亚历克斯·马尔(Alex Marr)、莱斯利·米勒(Leslie Miller)、莉丝·米勒(Liz Miller)和琳达·桑迪诺(Linda Sandino)。我又要相应地感谢一个资助机构,这次是创造力惊人(且无比慷慨)的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它的新方向奖学金(New Directions Fellowship)让我的工作在真正的新方向上启航。最后,我是在瓦森纳(Wassenaar)的尼德兰高研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令人愉快的院墙之内完成这部书的,我在那里获得来自尼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支持。尼德兰高研所被证明是个完成手稿的绝佳场所,我再度能够从一个热心支持人的学者群体中受益,包括盖尔特·奥斯丁迪(Gert Oostindie)、亚薇娃·本-乌尔(Aviva Ben-Ur)、卡雷尔·戴维(Karel Davids)、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亨克·登海耶(Henk den Heijer)、吉姆·贾斯帕(Jim Jasper)、托德·琼斯(Tod Jones)、维姆·克鲁斯特(Wim Klooster)和卡蒂·罗特格尔(Kati Röttger)。

一路走来,我有幸从好几个资助机构获得支持。感谢不列颠学院(British Academy)、盖提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和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的支持。我也受惠于各个机构举办的充满激励的工作坊,我应邀在这些工作坊提交有关该计划的材料,有耶鲁大学(Yale,及拜内克珍稀书籍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哈佛大学(Harvard,及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及其威尔海明娜皇后工作坊[Queen Wilhelmina workshops])、布朗大学(Brown,及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南加州大学(USC,及其近代早期研究所[Early Modern Studies Institute])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及克拉克图书馆[Clark Library])。我也很高兴能感谢在各地会场所发表讲话的诸多听众,在安阿伯(Ann Arbor)、奥斯汀(Austin)、巴尔的摩(Baltimore)、波士顿(Boston)、布法罗(Buffalo)、克莱蒙特(Clermont)、哥伦布(Columbus)、丹佛(Denver)、达勒姆(Durham)、哈特福德(Hartford)、爱荷华市(Iowa City)、尔湾(Irvine)、洛杉矶(Los Angeles)、迈阿密(Miami)、密尔沃基(Milwaukee)、帕萨迪纳(Pasadena)、匹兹堡(Pittsburgh)、普林斯顿(Princeton)、河滨(Riverside)、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斯坦福(Stanford)以及离家更近的西雅图(Seattle),那里举办了一场绝妙的会议“近代早期世界的空间与地点”(Space and Plac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也引来精彩的演讲者分享他们的作品(特别要提到里卡多·帕德隆[Ricardo Padrón]、莱瑞·西尔瓦[Larry Silver]以及与我合作组织那场会议的路易莎·麦肯齐[Louisa Mackenzie])。我从离家较远的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巴塞尔(Basel)、剑桥、哥本哈根(Copenhagen)、杜伊斯堡(Duisburg)、埃尔朗根(Erlangen)、戈尔韦(Galway)、根特(Ghent)、格拉斯哥(Glasgow)、伊斯坦布尔、莱顿、伦敦、蒙特利尔(Montreal)、慕

尼黑、巴黎、图尔库(Turku)、温哥华(Vancouver)、威尼斯和瓦森纳的各个研讨班得到了重要回馈。

对那些一路同行的人,那些怀着远超过同行善意的情怀分享他们自己的作品、对我的作品提供周密反馈、滋养该计划早期版本、回答层出不穷的询问、带我进入他们的档案室和收藏室、在他们的机构和家中招待我的人,我无比感激。非常感谢(抱歉要以点名册的形式罗列)维多利亚·艾弗里(Victoria Avery)、丹妮拉·布莱希玛尔(Daniela Bleichmar)、莱纳德·布鲁瑟(Leonard Blussé)、维特瑟·德波尔(Wietse de Boer)、卡莉莎·布莱梅-戴维(Charissa Bremer - David)、阿恩德·布伦戴克(Arndt Brendecke)、苏珊娜·布尔格哈茨(Susanna Burghartz)、约尔格·卡尼萨雷斯-艾斯古拉(Jorge Cañizares - Esguerra)、布莱恩·康西丁(Brian Considine)、哈尔·库克(Hal Cook)、露西亚·考斯蒂安(Lúcia Costigan)、鲁道夫·德克尔(Rudolf Dekker)、斯文·杜普雷(Sven Dupré)、朱丽叶·爱默森(Julie Emerson)、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姆斯特(Felipe Fernández - Armesto)、宝拉·芬德伦、詹姆斯·拉福勒(James La Fleur)、达格玛·福莱斯特(Dagmar Freist)、苏珊娜·弗里德里希(Susanne Friedrich)、玛丽·福勒(Mary Fuller)、威廉·戈茨曼(Wilhelm Goetzmann)、乔斯·高曼斯(Jos Gommans)、米切尔·范格罗森(Michiel van Groesen)、埃文·海弗里(Evan Haefeli)、兰迪·海德(Randy Head)、保罗·豪夫泰泽尔(Paul Hoftijzer)、琳恩·亨特(Lynn Hunt)、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亚当·琼斯(Adam Jones)、克莉丝蒂安·约尔格(Christiann Jörg)、本杰明·卡普兰(Benjamin Kaplan)、汤玛斯·达科斯塔·考夫曼(Thomas DaCosta Kaufmann)、瓦莱莉·基弗森(Valerie Kivelson)、凯瑟琳·拉比奥(Catherine Labio)、英格·黎曼斯(Inger Leemans)、苏珊·勒日内(Susan Legêne)、彼得·曼考尔(Peter Mancall)、丹尼尔·马尔格西

(Dániel Margócsy)、彼得·曼森(Peter Mason)、维南德·曼哈德(Wijnand Mijnhardt)、乔伊·米勒(Joe Miller)、费莉希蒂·努斯鲍姆(Felicity Nussbaum)、威廉·奥雷利(William O'Reilly)、安东尼·帕格登、马克·彼得森(Mark Peterson)、泰德·皮齐(Ted Pietsch)、阿曼达·皮普金(Amanda Pipkin)、朱迪丝·波尔曼(Judith Pollmann)、苏玛蒂·拉玛斯瓦米(Sumathi Ramaswamy)、马里卡·里德(Marica Reed)、彼得·赖尔(Peter Reil)、莉萨·罗伯茨(Lissa Roberts)、杰西卡·罗伊特曼(Jessica Roitman)、尼尔·萨菲尔(Neil Safier)、阿里阿德涅·施密特(Ariadne Schmidt)、斯蒂芬妮·施拉德(Stephanie Schrader)、乔纳森·席恩(Jonathan Sheehan)、帕梅拉·史密斯(Pamela Smith)、尼科·施特尔(Nico Stehr)、菲利普·斯特恩(Philip Stern)、卡罗琳·斯托尔特(Carolien Stolte)、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泰纳·苏利亚玛(Taina Syrjämaa)、冉·德福瑞斯、玛丽埃特·韦斯特曼(Mariët Westermann)、布朗温·威尔逊(Bronwen Wilson)、安妮·伍利特(Anne Woollett)和凯斯·赞德夫利特(Kees Zandvliet)。

频繁前往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让我无法坚守在我工作的机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但倘若没有西雅图那些同事和友人的支持,该计划绝无可能实现。非常感谢近代早期研究组(Early Modern Research Group)的成员,包括马绍尔·布朗(Marshall Brown)、塞利姆·库鲁(Selim Kuru)、艾丝黛尔·里诺(Estelle Lino)、斯图亚特·林戈(Stuart Lingo)和杰夫·特尔诺夫斯基(Geoff Turnovsky)。很感激在本书撰成的这些年里担任系主任的R. 肯特·居伊(R. Kent Guy),他不仅以寻常的方式——离岗和休学术假——提供支持,还提供学术性支持;也很感激我任教系的成员(唉,有些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给予了从对长篇章节的丰富反馈,到晦涩脚注的确切引文,再到暖心友情和欢乐款待的种种东西。尤其

感谢苏珊·格伦(Susan Glenn)、吉姆·格雷戈里(Jim Gregory)、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大卫·斯帕福德(David Spafford)、琳恩·汤姆斯(Lynn Thomas)和西蒙·维莱特(Simon Werrett),最后要感谢亲爱的斯蒂芬妮·凯姆普(Stephanie Camp)。也感谢一路相伴的我的研究生,那些我这么了解的人:布拉德·布雷(Brad Bouley)、吉内维芙·兰蒂斯·卡尔顿(Genevieve Landis Carlton)、肖恩·科克(Sean Cocco)、多米尼克·豪尔(Dominic Hall)和斯蒂夫·席林格(Steve Schillinger),还有非常优秀的研究助理艾玛·欣奇利夫(Emma Hinchliffe),她最近在图片事务上贡献了英雄壮举。我也从华盛顿大学获得及时资助,我希望答谢哈诺尔教员奖学金(Hanauer Faculty Fellowship)、哈诺尔自由基金会(Hanauer Discretionary Fund)、辛普森人文中心(The Simpson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西欧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Western European Studies)、皇家研究基金会奖学金(The Royalty Research Fund Fellowship)及凯勒和盖勒特教员奖学金(The Keller and Gellert Faculty Fellowships)的支持。

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杰里·辛格曼(Jerry Singerman)从一开始就支持该项计划,在整个过程里都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感激他敏捷并切中要害的反馈,以及他将手稿转化为这部成品书时的高效和专业。我也要谢谢乔伊丝·伊波利多(Joyce Ippolito),她锐利的眼光令此书得到相当大改进,还要谢谢诺琳·奥康纳-艾伯尔(Noreen O'Connor-Abel)。

最后还有“家人们”,他们以远超过脚注、档案、友情和会议的各种方式滋养此书。我在普林斯顿开始这项计划,在那里得到姻亲查理·汤森德(Charles Townsend)和珍妮特·汤森德(Janet Townsend)的慷慨支持。他们(以及随后其他许多人)令那长达一年的停留成为纯粹的成功,我由衷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热情好客、慷慨大方。我也在尼德兰完成此书的重大延伸,在那里我很走运地进入一个第二

代移民家庭,他们多年来给予我超乎想象的许许多多温暖、友谊和善意。非常感激汉克·范内洛普(Henk van Nierop)和蒂娜·范内洛普(Tine van Nierop)数不清的葡萄酒、可口的奥托兰吉(Ottolenghi)^①晚餐以及涵盖各种话题的深夜促膝长谈,谈话(甚至)包括对异国格调的设计。不知怎的,他们令每次在阿姆斯特丹的停留都比上次更加舒适,这真是友情的功劳。最后,对那些多年来不管在家还是在国外的容忍这项计划的人、对那些经受着数不清的出差旅行和马拉松般持久的博物馆展期的人、对那些督促截稿日期和章节修订的人,我欠下的情谊远非微不足道的道谢所能偿清。我深深感谢女儿伊莎贝尔(Isabel),她不仅令这些差旅和展期变得有趣至极,她还教给我如何观看和思考视觉资源与物质品,这是多么令人喜爱的课程!而且她非常早熟的批评技能(哪怕它们时不时让我觉得自己笨拙)极大帮助了我本人以新鲜眼光看待这些材料的成就。还有我生活中永远的编辑兼伴侣露易丝·汤森德(Louise Townsend),她在许多方面都比她所意识到的更是个老练的专业人员,我对她做的一切都深深感激和大力赏识。她一次又一次智性的批评、有共情的阅读和耐心的解说都令此书比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有的要更好,我完全被她迷住了。这一次,我承诺,你获得那趟异域之旅,去往……

^① 奥托兰吉是位著名厨师兼烹饪书作者,但他的餐馆都在伦敦,不在阿姆斯特丹,这里说的应该是奥托兰吉风格的菜式。——译者注

我将呈现……一些新东西：没有怪兽从非洲荒野拖出来，只有一部知识性、趣味性兼备的，关于新鲜又年轻的植物群的历史，或曰描绘，该植物群可以在这个世界最遥远的角落见到，而迄今为止我们欧洲人还对其一无所知。

——格奥格乌斯·拉姆菲乌斯：《安汶植物志》
(Georgius Rumphius, *Herbarium Amboinense*, 1690)

必须要弄清荷兰人的真实身份——世界搬运工、贸易中间人、欧洲的代理人和经纪人……他们反反复复地买了又卖，收进又派出；他们广袤的商业活动中最宏伟的部分包括：从世界各地获得供应，然后就能再供应给全世界。

——丹尼尔·笛福：《一项英国商业计划》
(Daniel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728)

北极格调不怎么样。

——谢阁兰：《论异国格调》
(Victor Segalen, *Essai sur l'exotisme*, 1904)

图版说明

- 图版 1 17 世纪出版,阿尔诺都思·蒙塔努斯《全新与未知的世界:美国及其南部描述》,美国国会图书馆
- 图版 2 1610 年左右,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西班牙现代地图》,西班牙国家图书馆
- 图版 3 阿姆斯特丹出版的《17 世纪早期的奥斯曼帝国》,卡塔尔国家图书馆
- 图版 4 17 世纪马鲁古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村庄,《范德尔海姆地图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 图版 5 出自 18 世纪出版,荷兰医生、植物学家尼古拉斯·约瑟夫·雅克恩编《美洲标本选编》,哥伦比亚国家图书馆
- 图版 6 1690 年,尼古拉斯·维舍尔出版的《最新与最准确的世界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
- 图版 7 出自卡尔·约翰·歌德《1746 年 10 月 18 日到 6 月 20 日前往东印度旅行期间的行程记录本》,瑞典国家图书馆
- 图版 8 1716 年,《帝王出航:来自中国皇帝的故事》,丝制品,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 图版 9 1641 年,阿尔伯特·艾克胡特《非洲女人与孩子》,丹麦国家博物馆

目 录

导 论 论异国格调设计与欧洲构建 / 001

- 一 欧洲的异域世界 / 001
- 二 荷兰:欧洲异域地理书的领军制造者 / 006
- 三 欧洲地理学的转向 / 015
- 四 异域地理学与它的规则 / 022

第一章 “印制世界”:打造书籍与异域范式 / 031

- 一 “范莫伊尔斯”牌的世界 / 031
- 二 书籍制作的新秩序 / 035
- 三 “制造”异域地理学:荷兰出版商 / 048
- 四 荷兰地理书的魅力 / 057
- 五 地理书中的“粉饰”与“真实” / 066
- 六 新地理学 / 074

第二章 看见世界:直观呈现与异国想象 / 084

- 一 看见世界 / 084

- 二 制作图画和制作异域地理书 / 089
- 三 舆图、风物与通用性:荷兰地理书的形式与风格 / 101
- 四 “眼见为优”:图画是一种通用语言 / 107
- 五 图画的悖论:想象在场与真实复现 / 125

第三章 异域身体:外国的性与暴力 / 142

- 一 异域之躯与欧洲之镜:想象性移位 / 142
- 二 性与暴力的异域奇观 / 147
- 三 征服的借口:愉悦、反常、市场 / 158
- 四 从欧洲到异域:暴力的地理转向 / 169
- 五 全球扩张:暴力与身体描绘的革新 / 181

第四章 异国愉悦:地理学、物质艺术与“宜人的”世界 / 199

- 一 承载异域印象的商品与近代早期的消费 / 199
- 二 地图上的涡卷饰:传达叙事、寓言与隐喻 / 204
- 三 全球格局肇现:清晰的轮廓与混乱的内容 / 223
- 四 异域形象的复制 / 239
- 五 跨越媒介的暴力图景 / 251

尾 声 从纷繁芜杂到有序有方:欧洲与它的各个异域世界 / 270

注 释 / 280

参考资料 / 349

索 引 / 391

导论 论异国格调设计与欧洲构建

一 欧洲的异域世界

他们两个一组、列成纵队前来,拥绕着中间一个安置在基座上的巨大球体,每一对都带着来自远方的财宝——两位肌肉发达的非洲人一前一后地带着象牙、龟壳以及一只爪足小箱;头戴羽饰的美洲二人组带着大卷大卷的烟草和一只装饰精美的宝贝匣子,殿后的两位亚洲代表带着一只笨重的瓷罐(有人设想里面装着乳香或没药)^①。他们把自己的货物交给一位仪态优雅、发型夸张的盛饰女子,她位于舞台左侧,坐在一堆标志着她特殊地位的物品当中:书籍、地图、罗盘及其他既体现学识又体现度量技术的样品。她代表欧罗巴(Europa),这是对从前被基督徒王国的旗帜所拂耀之地的寓言式表达,而她现在又从异域世界获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礼赠和礼貌的敬意。这一点最后又被这幅图的中心装置——一个清晰可辨的地球——从地理学角度更加言之凿凿地表示,地球上题写的书名——《世界宜人画廊》(*La galerie agreable du monde*)——宣告了这整套设计的宏大野心。^[1]

① 没药,热带芳香液状树脂,可作香料、药材。——编者注

在这个全球画廊开张的1729年,一个专横的欧罗巴关于收获异域世界之财宝的幻想已经堂皇地栖身在算是近代早期最了不起出版物之一的封面上。事实上,《世界宜人画廊》堪称有史以来印制的、无论近代早期与否的最佳书籍之一,它的问世标志着几十年来异域地理学领域令人印象深刻的出版物和产品的高峰,有书籍、版画和地图的出产,也有物件、自然标本和外国奇巧品的出产。哪怕是在近代早期尼德兰(Netherlands)那种书籍充裕的环境下。这家画廊的经理人亦即莱顿(Leiden)^①杰出出版人彼得·凡德尔哈(Pieter van der Aa)因其非凡的出版物而成为此中翘楚,他制作了那个时代一些最典雅的图集,还有大量对欧洲已知世界的满是插图的描述性作品。

名副其实的《世界宜人画廊》,自夸有4000幅“非常准确”也“美丽非凡”的插图,印在2500多张对开页上,这是一项罕有与之匹敌的印刷壮举。^[2](此书内容有66卷,实体结构是分成30册或各卷单独成册,不过具体排列可能会因购买者的偏好而各异。)开启这项丰碑事业的封面图的设计来自洛迈恩·德霍格(Romeyn de Hooghe)工作室。德霍格是一位著名的制图艺术家,也是一位多产的畅销版画的制作人,作品超过5000种,包括数十个描绘异域世界的壮阔素材图,其中许多都见于彼得·凡德尔哈的出版物。^[3]

《世界宜人画廊》的扉画上有象征全球各大陆的寓言式人物,这确实给出一道奇观——关于“宜人”世界的令人目眩神迷的剧目,而它着意要被近代早期的欧洲人看到和抓牢。尽管有着典型的喧闹

① 莱顿,荷兰西部城市。——编者注

且略感缭乱的巴洛克^①风格,但它传达给 1730 年左右欧洲受众的信息已然清晰明了。扉画上的人物形象上演了关于物品交易和全球秩序的一幕,这些人物代表了四个不同的大陆,大陆的数量是四个,这样的传统观念复苏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全程烙刻在继之而来的欧洲人对新大陆发现扩张时代。^[4]

虽然在这些交换活动和从属关系中可能有着清楚的流向——来自异域世界的人物列队走向欧罗巴,但它没有表现为头脑简单的奉承。在全班异域人马接近这块端坐着的欧罗巴大陆时,他们的方式,与其说奴颜婢膝、谦恭顺从或曰“不悦”,不如说大度地表示出了礼貌甚或仪式性。这些遥远王国的使者走近欧罗巴并呈现给她,异域赠礼的方式几乎有种芭蕾的优雅,这有种暧昧的仪式感,同时,这也有种暧昧的宗教意味:隐隐约约地,背景建筑表现出清真寺和塔的特征,以此暗示世界上信仰的多样性;似有若无地,携带礼物的各大陆上演世界性剧目的方式让人想起三位博士代表造访的神圣故事,他们类似地从遥远王国带着礼物而来(尽管来自前哥伦布时代

① 本书经常出现“巴洛克”这个术语,并用作形容词。用于描述艺术风格时,“巴洛克”一般指与文艺复兴风格对照的、追求“自由和厚涂”及形体不整齐的风格,罗马巴洛克是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它代表了文艺复兴最彻底的变形。巴洛克起始于文艺复兴,终止于 18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的古典主义,持续近 200 年,期间经历了许多变革,很难将之视为一个整体,起点与终点有巨大差异。早期巴洛克风格凝重、拘谨、充满宗教性,具有宏大壮观和深沉的体量感。后期巴洛克日益轻巧、活泼,包含了对所有结构元素的调侃式消解,于是赢得一个新名称“罗可可”。

巴洛克艺术没有与之相辅相成的理论,导致这种新风格没有一个称谓。“巴洛克”一词源于法语,其语源尚未确定,一种说法认为来自逻辑学术语 *barocco* (含“荒谬的、可笑的”之意),另一说法认为来源于 *baroque* (奇形怪状或形状不规则的珍珠)。狄德罗在《百科全书》解释“巴洛克”时与现在的解释含义相近:“巴洛克,建筑中的一个形容词,作为名词,意为‘稀奇古怪’。如果有人想要强词夺理时,他可能会夸张地表达……巴洛克这一概念指某事物经过过度的挤压。”如今,作为艺术史术语的“巴洛克”已经失去了“荒谬”的含义,但该词在使用时仍带有反感和变形的暗示。巴洛克艺术中包含着其他任何风格所不具备的自信感与绝对正确性。——译者注